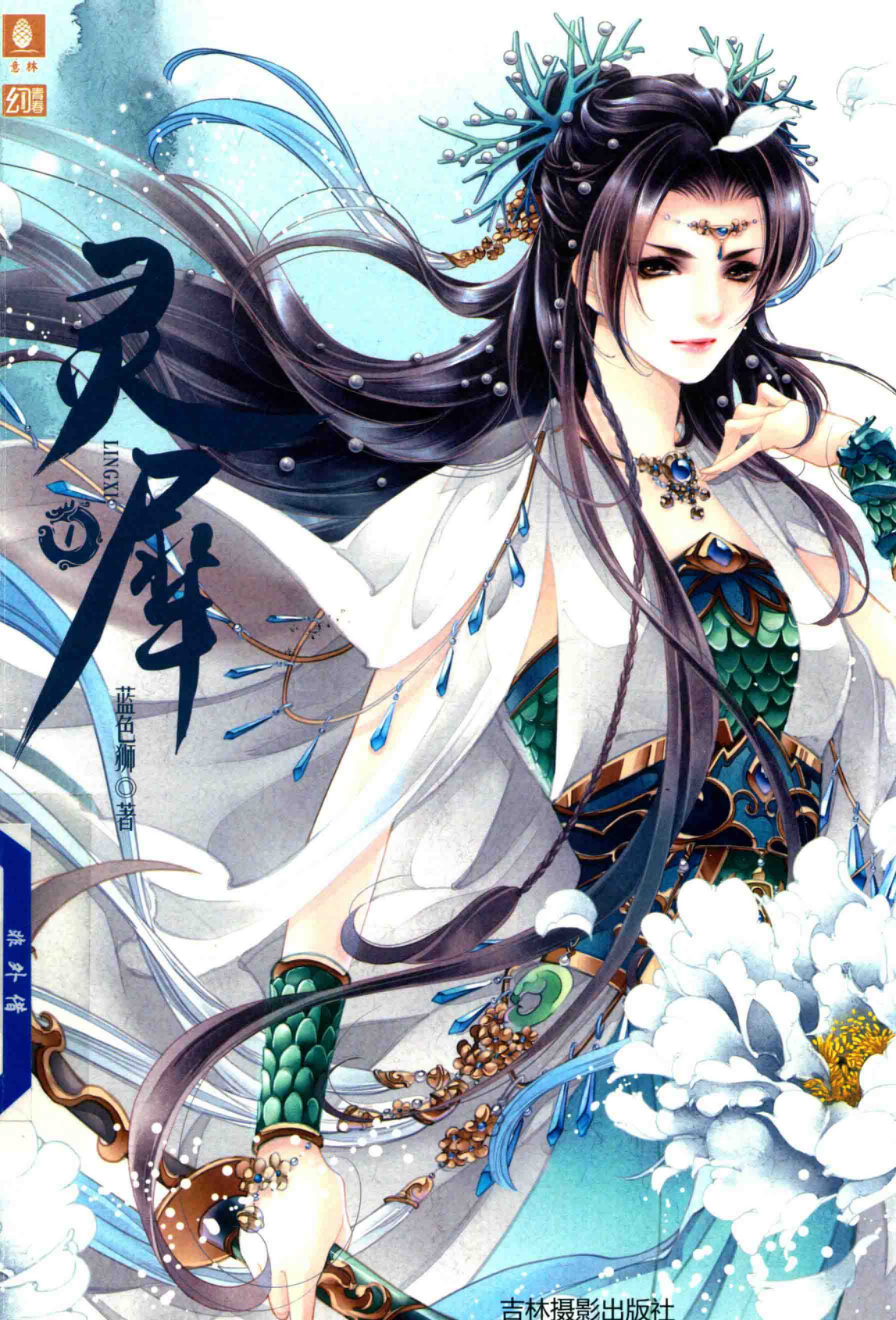




灵犀

LINGXI

蓝色狮◎著

张斗信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灵犀

LINGXI

蓝色狮◎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犀. 1 / 蓝色狮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9

(意林幻青春)

ISBN 978-7-5498-3323-8

I. ①灵… II. ①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8836号

灵犀 1

LINGXI 1

著 者 蓝色狮
项目出品 意林幻青春
出 版 人 孙洪军
主 编 顾 平 杜普洲
责任编辑 吴 晶
总 策 划 蔡 燕 李 岗
统筹策划 李 岗
设计总监 资 源
执行编辑 王天颖
封面设计 资 源
美术编辑 徐 丹 张 迪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498-3323-8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公元787年，唐封疆大吏马总集诸子精华，编著成《意林》一书6卷，流传至今

意林：始于公元787年，距今1200余年



意林



意林幻青春

开启你的传奇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鲛人」灵犀	005
第二章 陷入圈套	020
第三章 来路生疑	037
第四章 追兵赶至	052
第五章 营救熊罴	067
第六章 险象环生	083
第七章 逆鳞线索	097

目录

第八章	鹿蹄山行	113
第九章	妙计脱身	127
第十章	坦白身世	142
第十一章	决意相助	157
第十二章	暗自尾随	171
第十三章	天镜山庄	186
第十四章	借机入庄	201
第十五章	澜南上仙	215
番外		229

楔子

长留山，此地原是白帝少昊所居之处，自少昊登仙境，沧海桑田，变化多端，再比不得昔日白帝治理之下那个井井有条、有规有矩的长留山，鱼龙混杂，却是繁华依旧。

沿着南曲桥往北越发热闹，饽子行、纸画店并各色杂货店，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里长的，都能摆到铺面上来，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

“帝台石！帝台石！休与山的帝台石，佩戴可以不受蛊惑，宁心静气……”专营各色香药的店家殷勤地捧着沉甸甸如鹌鹑蛋的彩石，向往来行人叫卖着。

紧挨着的是一家专售花鸟的店铺，伙计拎着鸟笼，扯着嗓门吆喝着：“最后三只了！能预测火警的窃脂鸟，最后三只了！预购从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鸟笼里红羽白冠的窃脂鸟把头埋在羽翼之中，懒得搭理周遭的喧嚣。

也有不用叫卖的店家，门前高高挑着一蓝幡，上书三个大字“爬云术”，旁边还有一行稍微小点儿的字“十五日包教包会”。一个小伙计老实地趴在柜台上等客上门，却被从旁边牛肉粉丝汤馆飘出的香味引得直流口水。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中，除寻常人外，还夹杂着不少尚未修成人形的兽精，如犄角赫赫，却是一副书生打扮的鹿精；状如孩童口齿不清的水獭精；还有毛皮油光水滑的狸猫一家，正其乐融融地踱步逛街。

鲁家珍珠行的大公子鲁庚急匆匆地穿街而过，险些撞着一位手捧桃花糕的蓝布小哥。亏得那小哥身手敏捷，手中稳稳托着桃花糕，腾挪轻跃，这才避闪开来。

“俩眼珠子长哪儿了？当摆设用的？信不信小爷我……”蓝布小哥在他身后骂道。

鲁庚连头都没回，更谈不上赔不是，皱着眉头往前头行去。鲁家珍珠行的伙计若是瞧见了这模样，必定腹诽这少东家心口不一。平日里鲁庚常常教导他们和气生财，见人常带七分笑，可现在他着实是笑不出来——自家珍珠行从东海进的一批珍珠于昨日在途中被劫！

东海珍珠品质上乘，价格昂贵暂且不提，最紧要之处是这批珍珠中有六颗绛珠，皆上佳之品，预备镶嵌在新娘凤冠之上，是长留城中彭生公为娶亲所定。彭生公在

此地颇有势力，并且性情急躁，若误了他的事，只怕鲁家珍珠行今后的生意会举步维艰。

眼下距离彭生公大婚之日不足七日，再去东海寻绛珠显然已是来不及，鲁庚连夜跑遍了长留城的每一家珍珠行，想筹措出六颗绛珠来应急，便是出高价也在所不惜，可惜所找到的绛珠不是色泽不够就是大小不一，压根儿寻不到六颗大小一致、色泽光润的绛珠。

正在他焦头烂额之际，隔壁专营各色香药的王掌柜踱过来，习惯性地长烟斗在红木柜台上磕了磕，身子附过来，咳了两声道：“少东家，这珍珠既然是被人劫了去，你再抢回来不就得了吗？”

看见抖落在光可鉴人的红木桌面上的烟灰，鲁庚厌恶地掸了掸，不耐烦地说道：“说得轻巧，劫货的强人尚不知究竟是何人，更不知在何处落脚，我上何处去寻他们？”

“你不知晓，可有人知晓。”长烟斗遥遥往南面一指，“过了南曲桥，再往东面走，榕树底下有个算命卜卦的摊子，你不妨去碰碰运气。”

“算命卜卦？”鲁庚没好气，“找不回绛珠，我这命不用算也可知了。”

“欸，少东家，”王掌柜拍拍他的肩膀，“那位摊主可非一般人物。”

鲁庚听出他的语气有异：“是何精怪？”

“他是何精怪有何相干？找回绛珠才最要紧。横竖眼下也没法子，少东家你不妨去试试。”

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鲁庚别无他法，便急匆匆地赶到大榕树下，果然看见了王掌柜所说的卜卦摊子。

歪着腿的破烂木桌，上头铺了一方褪色发白的蓝布，连个招牌幌子都没有，仅能从桌上摆着的插着竹签子的墨漆竹筒和一个斑绿摇卦龟壳看出这是个算命卜卦摊子。

摊主呢？

鲁庚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将周遭打量了一圈也没找着人影，顿时觉得自己是被王掌柜戏耍了。他越想心中越发恼火，伸手抄起桌上的龟壳往地上一掼，转身就走……

才刚抬脚，就听身后有人痛呼。

“哎哟！哎哟！我的腰……我的背……我的胳膊腿哦……”

鲁庚连忙转身，发现声音来自那个刚刚被自己掼到地上去的龟壳，他怔了怔，就蹲下身子去端详那龟壳。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扶我起来！”龟壳恼怒道。

“……哦哦，哦。”鲁庚应了，将手伸过去，也不知拿这龟壳怎么办才叫“扶”，只得将它放回桌上。

龟壳自己在桌上颇费劲地摇摆起来，“咯噔咯噔”，似乎里头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挣扎——鲁庚在旁屏气等了好一会儿，都恨不得伸手直接把龟壳掰开来，这才看见一颗头从龟壳里“砰”地一下冒了出来。

一颗头，人的头。

这颗头颅上，苍丝梳得整整齐齐，用碧玉簪束起，白眉垂长，双目困倦，懒懒地连打了几个哈欠，一副午觉未睡足的模样。

“小哥，你是来算卦的？”他挑眉看向鲁庚。

这龟精这般古怪，说不定当真有些能耐。为显得恭敬，鲁庚躬下身子，与他平视：“在下的珍珠行丢了一批要紧的货，有人让我来这里。”

“要紧的货？”

“是，有上百颗东海珍珠，最要紧的是其中六颗绛珠。”

鲁庚顿了顿，抑制住了语气中的焦切，尽量平静地问道：“你，能替我寻回来吗？”

人头龟不言语，偏着头不知在想什么。

鲁庚掩饰不住失望之色：“没法子？”

“自然是有法子，就是……区区一批东海珍珠，这生意委实小了些。”人头龟为难道，似乎还在犹豫。

“生意小？”鲁庚颇为受伤，“上百颗东海珍珠，光是那六颗绛珠就值上千两银子……你若担心佣金，我出双倍佣金就是！”他也未多考虑，只想着尽快解决燃眉之急，加价的话冲口而出。

“不急不急，你先说说，货是在何处丢的？”

“轩辕丘。”

“那倒还算顺路……”人头龟低低地自言自语了一句，而后抬头朝鲁庚回道，“行，这单生意我就接了，只是生意太小，佣金我也不好算，珍珠拿回来五五分成就是。”

未料到他竟会这般狮子大开口，鲁庚张口结舌：“五成？这也太多了！这怎么行？”

“不行就算了。”人头龟毫不介意，和蔼可亲地道，“咱们有缘下回再见。”说着，脑袋晃了晃就预备缩回龟壳中去。

“喂喂喂喂喂！”鲁庚急了，一迭声地叫住他，“你且等等，既然是生意，总该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这儿生意从来都是一口价。”

“你……”实在是别无他法，鲁庚狠挠了两下头，壮士断腕般下定决心，“行！五成就五成。我什么时候能看见货？”

“三天之后，卯时初刻，你在珍珠行候着吧。”

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肯说，人头“砰”地一缩，重新回到龟壳内。龟壳在桌面上摇晃了片刻，复归于平静。

鲁庚尚干站着，看看龟壳，再看看歪腿木桌。一阵风吹过，老榕树低垂而下的细气根拂过他的身子，拂过桌面，拂过龟壳，周遭平静如斯，似乎方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真能把珍珠找回来？鲁庚狐疑着，总觉得这地方不甚靠谱，心中七上八下，慢吞吞地离开了。

此时，榕树绿叶茂密的树梢上，一只碧绿小鸟冲出枝叶，向远方飞去。

第一章

“鲛人”灵犀

符惕山中，林木茂密幽深，千年古树盘根错节，周遭雾气弥漫，灰灰蒙蒙，暗隐危机。

极具穿透力的尖锐叫声接连将雾气撕开数条口子，此起彼伏，凶悍阴森，刺入耳中，令人毛骨悚然，仿佛周遭有数不清的魑魅魍魉攀爬在树干上、藤蔓间，将整片森林变成他们的刀俎。

曲折崎岖的山路上冲出一辆马车，墨珑立在车辕上，眉目俊秀，玄衣素冠，一手牢牢把控着缰绳，另一手持短铙，任凭马车颠簸，玄袍猎猎作响，他的唇角微微勾起，神色沉稳。

四头身形巨大的山魃突然从斜刺里蹿出，其中两头扑在马车侧面，嗥叫声震得厚厚的车帘扑扑直摆，另外两头直扑向墨珑和马匹。

手并未松开缰绳，墨珑旋身飞起，重重踢在一头山魃下颌处，山魃翻滚落地，墨珑手中短铙落下，刺中另一头山魃。

两支银箭自雾中激射而出，追星逐月一般，将攀爬在马车上的山魃射落。与此同时，夏侯风手挽长弓，飞奔而至。他长得浓眉大眼，极为精神，虽是徒步，他跑起来却比马匹快得多，轻轻松松就赶上了马车。

山路急拐，一头狍鸱赫然出现，羊身虎齿，身形足有三四辆马车那么大，挡在路中间，小山般黑压压的。

墨珑急勒缰绳，险险刹住马车，疑惑地微皱了下眉头。

狍鸱非常贪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就没有它不吃的东西，而且生性凶残，民间又称之为“饕餮”。这些也就罢了，奇怪之处在于，此物久居钩吾山中，怎么今日竟会出现在此地？

狍鸱紧盯着马车，头颅慢慢低俯，直直冲着墨珑奔来，陡然间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尖锐的牙齿，厉声吼叫，口中喷出的污秽浊气直奔过来。墨珑不得不用袍袖捂住口鼻，无奈至极地看着它：“大块头，我对你昨夜吃了什么没兴趣。”

旁边，夏侯风接连射出三箭，只是这头狍鸱皮厚如铠甲，箭无法深入要害，最终只是蹭破它一点儿皮而已。

“我来！”

墨珑示意夏侯风照看好马车，同时，短铙自手中掷出，在狍鸱较为柔软的腹部划开了一道血口。

狍鸱吃痛，狂躁甩头，展爪就向墨珑扑去。墨珑轻盈跃起，躲过利爪，正骑到狍鸱背上，左手一探，将短铙吸回掌中，正待手起铙落……

“等等，把它留给我！”忽有清脆女音唤道。

随着话音，一根细细的碧绿长藤荡过来，莫姬单脚绕在藤上，秀眉美目，腰身盈盈一握，衣袂飘飘，周身弥漫着盈盈花香。

墨珑本待将短铙刺入狍鸱的天池所在，利落结果它了事，听莫姬这么说，便一把揪住狍鸱脖颈上的兽毛当缰绳用，仍控制着它，然后立在兽背上等着。

感觉有人在背上，狍鸱越发狂性大发，前仰后踢，整个地面被它震得轰隆作响。莫姬半悬空中，指尖逸出一缕暗香，这香到了狍鸱面前自行分成数缕，从它的五官中渗入……

“你小心！”夏侯风朝莫姬喊了句多余的话，后者没理他。

片刻之后，狂躁的狍鸱便如喝醉了酒一般，步子迟缓，眼皮耷拉，脑袋无意识地甩来甩去，墨珑这才跃下兽背。莫姬满意地飘落到狍鸱面前，待它软软伏地后，一手按在它灵台所在，凝神屏气——狍鸱的神色渐渐萎靡，短短半炷香工夫，狍鸱的灵气已被她收尽。

莫姬收回手，深深吸了口气，面上浮出些许笑意，比起前头那些山魈，显然这只狍鸱让她更满意。

失去灵气的狍鸱微弱地叫唤着，再不似之前那般威风，声音倒像婴孩啼哭。

稍远处还有几头山魈鬼鬼祟祟地跟着，因吃了苦头而不敢近前来，夏侯风弯弓搭箭，吓得它们尽数退回雾中，再不敢冒头。

墨珑将短铙轻巧地在手中转了一圈，反手将其插入背囊，随后跃上车辕，策马继续向前行去。夏侯风和莫姬随后跟上。

再无异兽的骚扰，马车一路疾驰，到了符惕山与三危山的交界处，也是这趟生意约定好的交货地点，早有七八个家仆簇拥着季元子等候着。马车中坐的正是季元子最宠爱的小妾古玉。季元子是长留城主阅公的小儿子，因家族纷争，被大哥视为眼中钉，不得不远走他乡，逃走之时来不及带古玉一起走，故拜托了墨珑等人替他的小妾偷偷送出长留城。

马车厚重的车帘掀开，墨珑示意莫姬扶出面色青白但安然无恙的古玉，将她送回季元子的身边。季元子于落难之时，能得人出手相助，自是感激非常，再三谢过墨珑才离开。

“回城吧！”

墨珑倦倦地伸了个懒腰。

夏侯风不满道：“老爷子是越来越把咱们当牲口使唤了，跑这趟一个大子儿没有，还费了我那么些箭。”

在符惕山内莫姬收了好些兽类灵气，神采奕奕，心情甚好：“老爷子不是说了吗？季元子说不定来日还能重返长留，咱们现下帮了他这个忙，将来可图回报，就算是押宝了。”正说着，一只翠绿小鸟自天际朝墨珑俯冲下来，直直撞入他怀中，化成一片叠成鸟形的叶子。

“又有事……”修长的手指展开叶子，墨珑扫了扫，抬首道，“要咱们顺路去轩辕丘，鲁家珍珠行的一批珍珠被劫了。”

“这也叫顺路？”夏侯风挑眉，“鲁家珍珠行那点儿生意，够塞牙缝吗？他是越来越能玩咱们了。”

墨珑也不太满意：“等回去之后就收拾他，放锅里头炖也是一道养生汤。”

“这主意甚好！”夏侯风“嘿嘿”直笑。

“从这里去轩辕丘还得费些工夫，我且歇会儿。小风，你驾车看着路，别颠来颠去弄得人不安生。”莫姬伸了个懒腰，自顾自进了马车，放下车帘，再无动静。

对于莫姬的吩咐，夏侯风向来没二话，接过缰绳。一行人马不停蹄地往轩辕丘方向赶去。

轩辕丘，传说是古时轩辕氏居住的地方。此地寸草不生，只有一条河从中流出，名唤洵水。因河底铺满红色细沙，洵水一眼看上去便是赤色，沿着洵水七零八落地分布着几个小镇，其中以雷泽镇来往人最多。

墨珑等人到达雷泽镇时，天才蒙蒙亮。渡口旁蒸枣泥山药糕、松仁桃花糕、蜜瓜条萝卜糕的摊子才刚刚开张，店家是个兔儿精，支棱着两只长耳朵忙活着，在油锅里炸豆沙糯米糕。

夏侯风先买了些糕点，一唤醒莫姬，便殷勤地把糕点递了过去：“我知晓你爱吃桃花糕，你看，正热乎着呢……”

莫姬可有可无地接过桃花糕，边吃边打量周围。

“还有山药枣泥糕，你吃吗？”夏侯风问道。

莫姬嫌弃道：“甜腻腻的，也就你这样的小孩子家才爱吃。”

夏侯风忙解释道：“其实我也不爱吃，真的。”

不理睬他们俩，墨珑随手拈了块糕丢入口中，边嚼边走进近旁的一间老旧粥铺，径直走到大灶前：“老家伙，醒醒，毛都燎着了。”

炉膛口一大团毛茸茸的物件动了动，两只眼珠子从黑不溜秋的毛发中拨弄出来，将墨珑望了望，这才伸了个大懒腰，熟稔地招呼道：“你来了！”

墨珑口中的“老家伙”，是一只上了年纪的水獭精，在雷泽渡口已卖粥数百年，且只卖一种大麦粥，经年不改，以至于粥铺长年生意惨淡。他也不在乎，用他的话说，爱吃不吃，不吃就不吃，活该！

从旁顺便拿了个陶土碗，墨珑也不与他客气，自己动手盛了碗粥。

“问你个事儿，这两日有批东海珍珠被劫了，是哪家活儿？”

老水獭挠挠胳肢窝：“东边月支来了只大尾巴羊，还有一头熊黑，和西山上的猴崽子们凑到一块儿去，隔三岔五地下山来，专挑软柿子捏。”

墨珑抿了口粥，漫不经心地问道：“窝在哪儿？”

老水獭劝他：“教训教训得了，别弄得跟抄家似的。”

“在哪儿？”

“就在西山石壁泉边上……厚道点儿，记着啊！”

“行了，回头抓一猴崽子回来帮你烧柴。”墨珑嫌弃地看着老水獭那身长年烟熏火燎开了叉的皮毛。

老水獭道：“不要，还不够给我添乱的！”

把粥喝完，墨珑从怀中掏出个物件貌似随意地往灶台上一放：“你要敢拿它喂鸡，下回我再来就把粥铺拆了。走了。”说罢，墨珑抬脚就走。

“又是什么东西？”

老水獭拿起他搁下的东西，是个小葫芦，拔开木塞，一股清香逸出——是帝台泉水，饮此水不仅对心痛病有奇效，且能延年益寿。他笑了笑，将小葫芦收好，嘀咕了一句：“小崽子，就是学不会好好说话。”

墨珑刚出粥铺，便听见不远处渡头上，传来“当当当”响亮的铁器撞击声。那是悬挂在渡口的一方铁块，被小榔头敲打着，清晨的第一趟船到了。

从渡船上下来的人并不多，一头身形魁梧的犀牛精行在最前头，身上背了好些叮当乱响的家伙什儿，活像个行走的杂货铺子。因犀牛精身量一个顶三个，直至他经过马车，墨珑才看见他后边还有一位穿雪青衫子的姑娘——

“鲛人！”莫姬诧异，鲛人常年居于海中，甚少会上陆地，更别提出现在这里。

声音甚小，雪青衫子却听见了，微侧了头，倨傲地往马车这边瞥了一眼，脚步未停，似压根儿懒得理会他们这种闲杂人等。

夏侯凤只觉得这女子与旁人不同，却也说不清究竟哪里不同，听了莫姬的话才恍然大悟：“她是鲛人？据说鲛人男子凶恶丑陋，而女子娇柔貌美，原来是真的！你怎么看出来的？”

“一股鱼腥味，你闻不到吗？”莫姬望着蛟人的背影，若有所思。

夏侯风使劲用鼻子嗅，但除了糕点的甜香，还真是没闻到其他气味，转而去问墨珑：“你闻到了？”

墨珑不答，靠在马车上淡淡说道：“不是鱼腥味，是东海紫藻的气味。她应该是来自东海，不是个善茬，你别图好玩去招惹她。”

夏侯风头一遭见到蛟人，满心好奇，还真有上前结识之意，听墨珑这么说，越发不解：“不过是个小姑娘而已，有什么好忌惮的？”

“她身上的衣料是蛟绡，又名龙纱，一尺价值百金；发间缀的珍珠，圆润光泽，价格不菲……”墨珑看着雪青衫子的背影道，“光是这身行头，她从东海行到这里，要说没人打劫她，你信吗？可她现下仍是好端端的。”

莫姬目光并未稍移，冷声道：“我倒想试试，看她究竟有什么能耐。”

闻言，墨珑瞥了她一眼：“你只是想看她的能耐吗？”

“说说而已嘛，”莫姬调转开目光，闷闷地说道，“说说都不行啊……”

“走，上西山石壁泉。”

叠障尖峰，回峦古道，野云片片，瑶草芊芊。山涧水冲刷着石壁，映着日头，光滑如玉璧，旁边青松翠竹，绿柳碧梧，说不尽的惬意悠闲。数座竹质吊脚楼就在石壁旁泉水侧，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远远便可看见有猴儿在吊脚楼间腾挪跳跃，又有花香果香，一派勃勃生机。

“他们倒真是会挑地方！”夏侯风啧啧叹道。

莫姬撩开车帘探头，见了也喜欢，叮嘱道：“待会儿动手时悠着些，别伤着房子。赶明儿得了闲，咱们可以到这儿来小住些时日。”

听见“咱们”两个字，且不论里头是否还有别人，至少有他！夏侯风心中不由得暗喜，赶紧应道：“你喜欢，那留着便是……我哥，你快看一眼，当真是个好地方！”

墨珑半靠着车框，原本闭着眼打盹儿，闻言才略抬下眼皮，懒懒道：“你俩一个当山大王，一个当压寨夫人，挺好。”

正说着，数十枚大小不一的石子破空而来，墨珑挥挥衣袖，石子在空中滞了滞，下一刻“哗”地全落到了地上……可听见不远处群猴叫嚷喧闹，声音激动，却无一只猴敢上前来，显然是有人号令。

“这些猴儿，吵吵嚷嚷，真是聒噪。”莫姬自马车内跃出，皱着眉头，双手抬起，却被墨珑按住。

“它们不懂规矩，咱们还是得先礼后兵。”

说罢，墨珑扬声朝林间喊道：“在下墨珑，受鲁家珍珠行少东家之托，得知前日有一批东海珍珠不慎遗落此处，今日特来取回，还请贵阁行个方便。”照以往的惯例，他说得甚是客气，甚是有礼。

片刻之后，一头浑身如黑炭，唯独脖子上有圈红毛的熊罴手持两柄板斧，大踏步走过来。身后吊脚楼的曲廊之上，一位白衣书生，羽扇纶巾，气定神闲，慢悠悠地摇着扇子。

“何方鼠辈，竟敢到你爷爷门前撒野！”那头熊罴大吼一声，震得周遭叶子扑扑直落，颇是威风凛凛。

墨珑对此的反应是掏了掏耳朵。

莫姬目中闪过一丝光亮，偏着头，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头熊罴。

手持板斧不稀奇，被驯着玩杂耍的熊都会，但既然他能口吐人言，那就说明他已修炼成精，与之前那只狍鸱不一样。狍鸱虽然凶残可怕，却是未修炼过，只能算是寻常凶兽。

修炼，需得潜心静气，呼吸吐纳，吸日月之精华，经年累月在体内慢慢储存灵气，以修炼内丹。身形未变，但能口吐人言，便是内丹初成之兆。

夏侯风有心在莫姬面前显摆显摆，便一摇三晃地迎上前，与熊罴打招呼：“我说兄弟，嗓门还挺大！可光靠嗓门大没用，你还得会笑，要狰狞地笑，整张脸都扭动起来……来！给爷笑一个！”

熊罴从鼻子里喷出粗气，直接给了他一斧头，风声呼呼，直扑面门。后者跃开时自身后抽出一支箭，也不搭弓，以箭为剑，朝熊罴刺去。熊罴“唰”地又是一斧头，径直将小箭格飞出去，力大无比，连带把夏侯风翻出去几个跟头。

在旁观战的莫姬轻嗤一声，喊道：“小风，我看你不是他的对手。”

“刚才不算，我不过逗逗他而已！”

夏侯风岂肯轻易认输，呸出嘴里的枯叶，从地上一跃而起，弯弓搭箭，飞身连射数箭。一时间，箭飞如雨，斧舞成团，只杀得满树叶子“哗哗”往下掉，满地枯叶又“哗哗”往空中卷……

墨珑双手抱胸，闲闲靠着马车，偏着头看裹在叶子圈中的两个人。莫姬凝目看了一会儿，忍不住提醒他：“你不去帮帮小风？”

“你为何不去？”墨珑淡淡道，“用软梦香，这头熊罴可就老实多了。”

“……小风不是说他行吗？”

莫姬口中不肯，却双目紧盯战局，拢在袖中的双手早已做好随时出手的准备。

她向来是嘴硬心软，明明心中关切，言辞举止上却偏偏不肯对夏侯风和暖些，只做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来。

吊脚楼上，白衣书生眯眼看了好一会儿，熊罴虽一时未露败相，但对方还有闲人观战，显然是胸有成竹，着实不妙。他从袖中抖出一面小旗，口中呼喝号令——方才投掷石块的猴子纷纷从树间跃出，嗷嗷乱叫，朝马车冲来。

“这些畜生！好生无礼！”

猝不及防，莫姬的衣裾飘带被猴儿扯破，她甚是气恼，手心中抖出一根两丈来长的褐鞭，长鞭甩出，划了个漂亮的弧线，挟带厉风，凡被打中的猴儿皮肉吃痛，叫声更甚。还有不知死活的猴儿竟想用手来夺鞭，一触之下，如被火燎，这才发现长鞭上满是细细小小的尖刺。

墨珑足尖轻点，身子飞纵而出，轻如羽絮，翩然落在吊脚楼栏杆之上，嘴角带着一丝笑意看向白衣书生。

“你是想叫他们停手，还是咱们俩也打一架？”他颇有礼貌地问道。

白衣书生看不出他的底细，艰难地咽下口水，干笑两声道：“这个……这个……俗话说，地和生百草，人和万事好，有话好说……好说，何必动手呢……”

墨珑点头：“说得是，你让你的弟兄们停手，再把那批东海珍珠还回来。咱们有话都说。”

“……珍珠……这个……”白衣书生似有难色。

“看来是让兄台为难了。”墨珑理了理袍袖，诚恳地看着他，“我看还是打一架比较方便。”

“不不不……”

白衣书生活音未落，突然吊脚楼前一道寒光闪过，紧接着便看见夏侯风被重重抛出，正落入泉水之中，激起水花无数。

墨珑皱眉，凝目望去——

“咦！”白衣书生似比他更讶异，伸脖子张望。

熊罴身旁不知何时立着一位穿雪青衫子的姑娘，乌发如海藻般蓬松，束成两股，垂到腰间，发间珍珠星星点点，柔柔亮亮，越发衬得面容白皙，娇美可人，正是墨珑在渡口旁见到的那个蛟人。

见夏侯风吃亏，莫姬自然看不过眼，“唰唰”几下逼开群猴，长鞭倒卷，尖刺铮铮，直向蛟人和熊罴攻来。

这蛟人身量娇小，眼睁睁看着深褐长鞭袭来，似没见过这种玩意儿，颇有些好奇，躲也不躲，连晃都不曾晃过一下，就这么听任长鞭绕上自己的腰际。

莫姬冷笑，发力抽鞭。若在平日，对方必定是要重伤的，但这次长鞭却纹丝不动，任凭她如何使劲，它只牢牢绕在蛟人腰际。

“小心！”夏侯风从水中刚爬出来，便朝莫姬喊道。